

進 行 曲

芳 艸

——呈獻與少年少女——

強烈的音調起自屋角落：

「孱頭們，哈哈，你們是多末孱頭！趕快認識我罷！哈哈，認識我罷！我知道你們之中，有的是自詡聰明，有的是自詡幸運，有的是自認愚蠢，有的是自認晦氣，有的是自以為奴隸，總之，你們都是孱頭。你們是以為你們已經執着生命，但是，哈哈，你們都是虛耗了一生。你們簡直沒有生存過！這話，你們不相信吧，你門在陽光中去看看你們自己！你們沒有靈魂，沒有肉體，連影子也沒有，只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哈哈，僅僅是一個輪廓，你們這些孱頭們！我要笑，哈，哈……」

「然而我是生存過，不，我的的確確生活着。孱頭們，聽罷，哈哈，聽我告訴你們，但請你們不要見怪，我蹂躪過你們的家傳法寶，我應該說你們的精神文明。哈哈，我把牠蹂躪得稀亂！孱頭們，聽呀，聽我的一生！哈哈，你們不要戰慄呀，老實說罷，你們的精神文明不是預備着我蹂躪的麼？你們蹂躪牠的勇氣沒有，連聽的勇氣也沒有。哈哈，可愛的你們這

些孱頭們！

(2)

「我是生在那一年呀？我記不得了；我討厭那些數目字。豎起你們的像驢似的耳朵聽着，我在我生存的時候，我是生活着。我發現了我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我開始去找尋我的肉體，我的靈魂。我是怎樣渴慕着我的肉體和靈魂呀！哈哈，我便徬徨於找尋中了。你們以爲這是愚傻麼，那就因爲你們是孱頭們！我知道你們會享樂，但你們也就不能在幾何的線條中充滿血和肉，你們終於是一個輪廓！」

「我離開了我的家鄉！我的家鄉是被稱爲詩人的樂園，但我却厭棄那些青山和綠水，在那些幽寂的地方找不出我的生命來。於是我往大都市去。我在那大都市中的艱難的路上走着，那塵土，那喧囂給我以大的歡欣。然而那裏人也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終日四處浮蕩着，沒有真心的歡笑和悲哀。我願意吃着塵土，聽着喧囂的音樂，走着艱難的路，那正是人間的真像。哈哈，那正是人間的真像！」

「我偏要擠進人間去，我懶得問他們答不答應我。擠，往裏擠，哈哈，好像擠在豬羊的羣中。他們讓我隨意橫衝直撞，衝撞得他們都在亂泥裏打滾。哈哈，滾得那樣好看，但他們不做聲不出氣地忍受着，他們盼望上帝來拯助他們；你們都知道上帝是不拯助豬羊的。哈

哈，上帝欺軟怕硬，比豬羊更要厲害！他們含着兩泡熱淚彼此往各處去訴苦，也彼此觀賞熱淚以爲享榮。哈哈，這夠多末滑稽呀！我得不到反抗！

「我是很窮，可惜我並沒有窮相。我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要求充滿血和肉的心。那一天呀？總有這末一天，我赴一個闊人——或者謂之名流——的宴會。這無須乎我來說，你們就可以猜想得到的，到會的人都是闊人或名流。比主人差些的闊人或名流，自然是差些的闊人或名流諂媚主人，比主人高些的闊人或名流又自然是主人去諂媚他們。我呢，哈哈，我幸而是一個不濶人，也不名流。但我也就好像並不存在於他們的羣中。他們不認我是他們的同類，因爲我不胖得在地上打滾，不搖擺得吱吱亂叫。我橫衝直撞得不到反抗，我是被擠出他們的羣中了。

「哈哈，我再去擠，聽着，往不濶人，不名流中去。我帶着餓的身體來到一個雪地上。這風雪侵人我的身體，使我快意，偏有前面一堆窮人圍着烤火，那些孱頭們！這取煖的火將消滅風雪，將使我不快意。我應該踏熄牠！我這樣做了，當我踏在火柴上，他們都驚惶地望着我，沒有一個敢來推我。火滅了，他們四散走開，到破屋中去躲避風雪，遺留我一個人，在雪地上。但這很使我憤怒，他們也不認我爲同類，是濶人名流了。我仍然被擠出他們的羣中

) 了，我仍然得不到反抗！

(4) 「我得不到一切的反抗，哈哈，遺留我一個人看着猪羊在亂泥裏打滾；滾得像泥蛋；還要滾，哈哈，滾，滾，滾……。我得不到反抗！」

「然而我是真窮，有幾天都沒有吃飯了！我簡直不如狗，聽呀，我簡直不如狗。我羨慕狗，狗不會像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互相排擠。濶氣的有好的吃，不濶氣的也可以不用錢能夠飽肚子，不會帶着餓的身體亂跑。我從濶人的門口經過，看見濶氣的狗在吃牛肉。這香美的牛肉啊，我這樣反覆叫着無數次。總之，我是想當狗，過狗的生活，況且狗還不是個輪廓！狗的血肉充滿了的身軀，我也愛。」

「我覺着我的身體輕得像燕子；飄飄於喧囂和塵土中。我實在飄得不耐煩了，便貼在一家銀行的牆上。一些輪廓從銅的大門中穿出擁進，帶着一種卑鄙的高傲的氣概。我知道我是太壞了，那裏面不盡是可以換得食品的物件麼？牠們是給人預備的，聽呀，那些是給人預備的。起了這個念頭之後，我立刻坐在酒館中了。我儘量地吃，吃得我在喧囂和塵土中不再飄起。於是我鼾然睡去。每天我就這樣過着我的生活！」

「屏頭們，你們以為我是犯了罪吧？為什麼找不應當犯罪呢？我不能讓我的餓得像燕子

一般輕的身軀到處亂飄！聽呀，哈哈，犯罪是好的，正當的行爲。這句話是你們這些孱頭所不了解的。我看見過許多孱頭閉着眼叫：『我是爲世界呀，我抱持無我主義呀！』自己先就不存在，我不知道他拿什麼去爲世界，去無我。哈哈，這是他們的護身符，他們以這樣好聽的名詞去掩蓋自己的懦弱，孱頭終於是孱頭！

「我從孱頭們那裏收來很多敬畏；我知道他們敬畏我的原因。濶氣的怕我去偷他們，不濶氣的思想從我這裏得些施與。哈哈，我都回絕他們了。我不要那些禮貌，我寧可收受他們的憎恨。於是我毫不躊躇地浪費着給人預備着的錢，我用不着躊躇。給人預備着的錢，我爲什麼不能用？哈哈！」

「一個暴風雨的午夜，我正蹲在一個『未亡人』——這是你們孱頭所加給死了丈夫的妻子——的名詞——的窗下。這應當是很寒冷，但我並不寒冷，我的想充滿血和肉的心是熱得像火山要爆發。我在風雨中發笑，的確，我是發笑；哈哈，因爲這風雨可以侵濕我的心，不致立刻就爆發起來。我喜歡能夠侵濕我的心的什麼；如果那是愛人的淚，我將更要喜歡，雖然我看不起淚的贈與。房裏的燈光亮了，這很使我驚訝。我倒不在乎我的生意因爲這一來就不會成功，因爲覺得這種行爲在你們孱頭們看來，是不適於『未亡人』的。你們孱頭們的禁條特別

多！

(6)

「我想看這窗裏……」

「哈哈，這是一個什麼景像呀，聽，我告訴你們這些孱頭們！在綠色的牆壁包圍中，燈光發射緋紅的光，這些光投在牆壁上，反射到她的身上，她簡直像個大理石像。她竟是裸露地立着，在鏡前。她的顫動的肉波，比微風中的楊柳還要旖旎。那最豐滿的所在，那兩個對峙着的小山峯，那個渾圓而纖細的腰，那晶瑩的脚杆，那臍下的黑毛，……啊，這些竟然合攏在一處了。我的心簡直就要立刻爆發，雖然有風雨的侵濕。我不能讓我的心不爆發，孱頭們！

「她的心也在燃燒，我相信。這燃燒的火焰直衝上她的臉，紅得有如蘋果，失神的眼閃着渴望擁抱的光輝，可愛的小嘴中吐出悶氣，我知道這就是火焰的煙。煙霧瀰漫於房中，她在煙霧裏浮沉。這無生命的輪廓正需要擁抱，吸進新的生命液汁。我幾乎站立不住，我覺得我的週身的血猛烈地流行，熱得我的心終於爆發了，立刻我就出現在她的眼前。

「她驚惶，蛇似的鑽到帳中去，但遺下一股迷人的香氣給我。我又撲上前去，聽着，我要擁抱她，她却又躲開。於是我知道她是個更虛偽的輪廓。哈哈，她寧可忍耐心的燃燒，寧

可忍耐煙霧的閉塞，寧可不要新的生命液汁。但她還戰慄地顫聲說：

「請饒恕我，什麼都可以隨你拿，除了我的身體！」

「你不是需要擁抱麼？」我不願答應她，姑且這樣反詰。

「不，讓我忍耐罷，我還需要別的。」她懇求我。

「別的？名譽？物質？道德？你這孱頭！」哈哈，我笑了。

「我笑得那樣熱烈，使她發抖。她蜷伏在床角落裏，刺蝟似的。她分明是想把她自己隱藏到無底的黑暗中去，但玫瑰色的肉波顫動，擴張以至佔領這空屋。一枝圓滑而白皙的大腿忽然掉到床外，暗示我她的全體是怎樣香膩。然而我的爆發的心是已經平熄下去了。我知道這圓滑而白皙的大腿也就是枯瘦而黑黝的，她竟拒絕了新的生命液汁。哈哈，愚的人，搖擺看她們的輪廓經過她的一生！」

「不，饒恕我罷，我不需要新的生命液汁！」她的聲音像鬼的呻吟。

「哈哈，我大笑，我玩賞輪廓的顫動。她猛然歇斯得里地呼救，然而窗外的風雨是更其汹涌。她的尖銳的呼聲穿窗出去，立刻消滅在汹涌裏，顯然這世界上就剩下我同她。但她仍用出人力以上的力擴張尖銳的呼聲，我却聽見另外的一種無聲的言語：

(8)

「你應該完成你的使命，這是你的責任，她是死了的輪廓！」

「死了的輪廓，我想。哈哈，我毫不躊躇地，聽着，我是毫不躊躇地站起來，提起那圓滑而白皙的，也就是枯瘦而黑黝的大腿向外一拉，像拉一匹刨過了的死豬，這地上便多了顫動的一團。我將她一手就結果了，屏頭們，我只輕輕地一刀扎在腰上，這輪廓就消散了。在她的心內燃燒着的火焰由着冒血的刀眼內衝出，燃燒這屋中久已悶沉的空氣，空氣覺得十分快樂。慘白的尸體偃臥在血泊中，緋紅的燈光投到綠色的牆壁上，反射到她的身體，她仍然像個大理石像，像一個染了灰塵的大理石像。然而這倒是她的本來的面目，她只是個死屍，她並未曾活着。哈哈，這世界上是多的輪廓。」

「我委棄了慘白而不充實的尸體，離開在綠色的牆壁上跳舞的緋紅的燈光。」

「清早起來，我走在飛揚着塵土和喧囂，撞擠着，奔忙着輪廓的艱難的路上，才記起前夜我演了一幕滑稽劇。哈哈，我笑我自己，我竟這樣蠢，這些並不存生的輪廓那有什麼本相可現！我來到堅立在路口的早報的牌子前面，那裏聚集着一堆輪廓。那些屏頭們張大驚惶的眼，瞪着昨夜寡婦因姦不允被殺的新聞上，在搖動。無聊的嘆聲裏屢雜些恐懼的分子，彷彿我的刀光在他們的背後閃爍。」

「『這是她自己惹的，她不該打扮那樣妖冶，然而她是可敬的，因為她並不願意失掉她的節操；但究竟是被姦了吧，可惜不能立牌坊！』一個鬍子這樣惋惜。

「『爲什麼不能？在強暴之下，她都不允許！』唯心論者這樣反駁。

「『如果她能打破舊的因襲道德，她不至遇到這種事！』一個青年發揮他的哲理，但他的哲理深得連他自己也不大明白。

「『呀！』青灰色而油膩的女人臉仰起來，戰慄地叫：『這可詛咒的強盜是這樣殘忍呀！』

「『嘻嘻』另外幾個無話可說的人輕巧地說：『殺人了，殺人了！』

「哈哈，我在他們的背後狂笑，笑得他們都回過頭來，緊繃繃的臉上現出驚疑的神色。我的狂笑似乎是一陣暴風將這些輪廓都吹跑了。

「我於是再向前走。」

(9)

一種微弱的音樂聲刺激我的神經，我知道濶人名流又在那裏享樂了。但我的心却更其平靖，走進那個遊藝會去。這是專預備給濶人名流的，自然是要門票，哈哈，濶人名流是錢築成的。在我前面上樓的是一個胖的輪廓，在我後面走的是一個瘦的輪廓，我夾在這

(10)

一胖一瘦的輪廓間來到樓上。戲台上奏着專預備濶人名流享樂的音樂。

一濶人名流們凸起他們的肚子，堆在椅子上；在整齊衣服上沒有纖塵；黃黃的臉上泛出吃肉過多的微紅來；悠閒地用手拍着膝頭，彷彿自己佔領了全世界似的。哈哈，還有裹得死緊的身軀，慘白的臉，烏黑而油滑的頭髮，殷勤浮蕩地假笑着的女人。這些也就是濶人名流享樂的工具。女人擠在她們的主人的身傍，用她們的肉去買得主人的歡欣，但不見得像她們的主人那樣悠閒，顫動得可惡！哈哈，這會中是充滿了悠閒的態度與浮蕩的假笑，使我的眼睛冒出火星來！

「台上的音樂是快樂得跳舞，演戲的女人歇斯得里地痙攣。哈哈，他們是想把這些來掩蓋一切的醜惡。他們在別人的血和肉所做成的筵席上是想不到這血和肉被取來時的心情，只知道整塊的吞，整口的喝。哈哈，吞喝的只管吞喝，貢獻的只管貢獻。貢獻了的在一旁去嘆氣，吞喝飽了的却去享樂。這些孱頭們！」

「聽着，孱頭們，我掏出勃郎寧了，向着凸着的肚子和慘白的臉放。哈哈，應着我的鎗聲是野豬似的號叫，這遊藝會立刻變為野豬的社會。整齊的衣服撕了裂口，烏黑的頭髮都凌亂了，哈哈，我孤立着觀賞這混亂的喜劇。穿黑衣服，扛着鎗，維持他們的地位的東西們滾

進來了，向着我描準他們的鎗，然而我儘量地向他們射擊。我看見抬着出去的一個輪廓，肚子上流着紅的液汁，像一個被殺而還未斷氣的豬。

「哈哈，我却從屋頂上走了，然而那些東西來追逐我。」

「我來到一個貧病院。這院子是吃着別人的血和肉的濶人名流們修造的，我站在牆頭上。院中是寒冷與死寂。一些乾枯的輪廓，用他們的粗黑而無力的手，在那裏拚命地堅忍地做，做，做，把自己的血和肉去貢獻濶人名流們。他們唯恐他們以血和肉所造的筵席不豐盛，吃的不滿意。做，做，哈哈，拚命地做，堅忍地做，他們不想佔領全世界，連他們自己也不想佔領，他們這些孱頭們！他們的哀吟，他們的訴苦，他們的眼淚都是濶人名流的享樂，然而他們還是慚愧自己用血和肉做的筵席不豐盛。」

「聽着，孱頭們，我又開鎗了，向着那些用血和肉爲他人做筵席的輪廓們！於是又有號叫，但不像野豬，因爲他們的筋力都做了筵席了。哈哈，我站在牆頭上笑，仍然孤立着觀賞這混亂的喜劇。那些維持濶人名流的東西們又都追逐來，四圍包着我，向我舉起他們的可憐的鎗口。哈哈，我狂笑，笑得他們都喪失了放彈的勇氣。我拋了我的鎗，我儘量地笑。」

(11)

「現在我站在矮的法官前面，說句尊敬他的話，哈哈，他像一匹貓。他的兩撇鬍鬚左右

(12)

支着，表示他是善於拿老鼠的，爲他的主人們保持着安靜。我知道他是忠於他的職務，因爲他想吃他的主人賞給他的魚屑。我毫無畏懼地狂笑，我要看這專爲主人保持着安靜的貓怎樣處分人之子！哈，哈，哈。

「『你爲什麼擾亂次序，你說！』他現出拿着老鼠時候的貓相問我。

「我只有哈哈地狂笑！

「『你爲什麼行兇，這是犯罪的行爲，你知道！』他又問。

「然而我仍然只有狂笑。

「『你大概是一個神經病者吧？』他的眼中射出驚疑的藍光。

「尊敬而忠於職務的貓先生，你聽着，如果你要聽，但我恐怕你不能明白！」我忍笑，搖了一搖頭，回答他。

「『我並不是貓，……』他十分肯定地說。

「『哈哈，你自己去想去。——在許多年以前，聽着，我也是個老鼠，正是你所要拿的。但……』」

「你應該說你爲什麼行兇，爲什麼擾亂次序，你應該說這些！」他忽然截斷我的話。

「『但是我忽然發現我竟是個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沒有靈魂，沒有肉體，連影子都沒有，我想把我的虛空的廓輪充實起來，所以來到這黑暗的大都市，然而大都市裏盡是輪廓，你也在內。我橫衝直撞，想充滿血和肉。……』」

「『你應該說……』」

「『我曾經窮過，簡直不如狗，但我還想擠進所謂人間去，結果總被擠出來，然而我却覺得血和肉漸漸地充實起來，我已經是人之子了。聽着，站在你面前的正是一個人之子。我的心中便發生憎的根苗。』」

「『你只要說明你何以……』哈哈，他還不耐煩。』」

「『這憎是你們所怕的，牠的成因就是我明白了你們所以變為輪廓的道理。就是你所視為老鼠的一羣，他們用他們的粗黑的手，乾枯的筋力和他們的血和肉去謹慎地做貢獻於你的主人們的筵席。他們唯恐他們的筵席做得不豐盛你的主人們吃得不歡欣。有時，他們也覺得這是悲慘的，但是還照舊忍耐做，以至他們僅僅贖下一個虛空的輪廓，還要繼之以他們的兒孫的血和肉。』」

「『我只問你何以要……』」

(13)

(14)

「『你的主人們的確不滿意他們的血和肉的筵席，他們是總想吃更豐盛的。他們卑鄙地吃，無厭地吃，吃得他們自己也變為輪廓。但他們恐怕他們之間有爭執，便立一個共守的規則，雖然不妨暗地裏去搶別人的來。他們對於無論什麼都有規則，在他們死後自己的東西變為遺產，自己的老婆就是『未亡人』。他們又怕他們吃得不安穩，便用得你這貓了。」

「『你應該……』」

「『你們這些孱頭們！哈哈！』」

「『你還是說明你為什麼要……』」

「『聽着，我正是人之子！』」

「『他是瘋子！』哈哈，這孱頭貓徵求那些老鼠們的答案。」

「『他是瘋子！』這些老鼠諂媚地回答。」

「哈哈，聽着，孱頭們，這不過是因為我揭穿了他們的秘密了。」

「當我坐在做車上的時候，我的用盡了生命力的身心都平靜得像一座山。做血和肉的筵席的輪廓們是忙於做筵席，吃血和肉的筵席的輪廓們是忙於吃筵席；但也有的暫時拋了做或吃來追隨我的做車，想從我取得快樂或悲哀。然而我什麼都不給他們，使他們一個個失意地

地爬回去。我沒有流一點血。他們是這樣對付人之子的。

「聽着，你們這些孱頭們，我是生存過的，不，我的的確確生活着。而你們終於只是幾何的線條所組成的輪廓，你們這些孱頭們！」

「哈哈，你們這些孱頭們……」

一九二八，四，十八，南京。

北新書局新書出版了↑

人類的生命進化

美人 Dorsey 在一九二五年做了一本爲什麼我們做得像一個人，一年之內重印二十七次，羣推爲最能解答關於我們自己的一切問題的一本科學書。他的第一章專從生學上講明人類生命進化的歷程，關於胚胎，細胞組織，神經系，器官臟腑，一切人類機構的進化發達都一一詳明敘述。現在這一小冊就是這第一章的譯本。作者著此書時，經過了許多年的研究，加以自己的心得，文字竭求清晰便利，力避枯燥。譯本也經過幾次修改，最合中學校之用。著者獨稅，譯者錢百涵。實價三角。

五毒酒及其他

石 民

一 五毒酒

「你們可曾聽過這樣的名詞：五毒酒？」

一個同飲者，正當我們談得很起勁的時候，忽然放下了他的杯兒，彷彿想起了一個有趣的題目，對我們這樣說。

「這是以蛇，蜈蚣，壁虎，——還有什麼？不管他，總之是以五種毒物浸在酒裏製造成功的。據說，這種酒，因為煞氣很厲害，能夠攻治痿痺的痼疾，使你『復活』，如果你敢于一飲；不過却很危險，因為煞氣很厲害，結果往往不免——死或瘋狂！」

「我曾經見過這種酒，盛在一個透明的玻璃瓶中，呈現一種陰沈的顏色，幾乎近於黯黑了。呵，我彷彿覺得這瓶中封閉着的是一個可怕的妖精，有如神怪的故事中所說的，——（他大概是讀過天方夜譚或聊齋志異的罷？我想。）——他會出來復讐而且將毀掉你的生命哩！我不禁戰慄而且退縮。」

(17)

(18)

「然而，真正可怕的還是那種痼疾！」他的聲音轉為嚴重了，似乎表示這並不是閑談。「它不毀掉你的生命，却使你活着而不能動彈，彷彿將你生生的禁錮在墓中，使你喘息于那沈重的死的空氣裏，於是你的血，活潑而且鮮紅的血呵，便滯凝而且褪色了——直到你無聲的絕了呼吸。」

他停住了一會兒，接着便以顫抖的聲音對我們說道：

「朋友們，試想，這樣的生活——」

「這樣的生活？——喔，你又要無病呻吟了。」我，因為知道他平日慣愛借題發揮，說些不快意的話，所以便這樣一來，打斷他的話頭；而且順便給他斟滿了酒：「勸君更進一杯——這葡萄酒美酒呵！」

「請！」另一個同伴附和着，舉起他的杯，「Drink and be merry——」其餘的都笑了。

但是，很意外，這位掃興的朋友竟奮然地將他的杯兒向地下一擲——碎了！那些碎片和酒點飛濺到我們的面上。

「讓女人們孩子們去喝罷！這種討厭的酒要使我作嘔了！」他的顏色驟變，似乎憤恨

我們不能理解他，而且叫道：「拿我的酒來！」

「什麼酒呢？好朋友，請說。」——其實我也有點不高興了。他却沒有回答。

我想，他大概是醉了：「那麼，索性不喝了罷。」

「不喝了，不喝了！我們已經喝了不少哩。」其餘的人說着，然而他依舊沒有作聲。我們便繼續交談——

「回頭我們到公園裏散步去，——今天的天氣真好呵！」

「是的，別辜負了這大好的春天。」

「那柔和的風吹在你的面上，吹過你的耳邊，彷彿告訴你幸福的消息哩。」

「還有那甜美的花草的香氣呵，泛濫着，使你的心魂漂蕩，你將說，這是無聲的音樂。」

「你們都成爲Mystic了，哈哈！」

「哈哈！」

「哈哈！」

這其間，他却板着陰鬱的面孔，並不理會我們說些什麼。

「……蛇，蜈蚣，壁虎……」

……死！……或瘋狂！」

我聽到他斷續地念咒似的獨自念着，眼光向我們一閃——如從烏雲中迸出的激電。
這不禁使我凜然。

一一 好夢都變成了死灰

我曾經收藏了一些好夢在我的錦囊裏——是的，一些好夢，朝霞似的燦爛，白雲似的輕妙，明月似的清幽，薔薇似的鮮艷，微笑似的溫柔，……

這是我的寶藏，我想。

我將這寶藏放在我的床頭，秘密地保存着，惟恐散失了。

當我就寢的時候，我將它枕在我的腦後，或抱在我的胸前——柔軟極了！因為這都是一些好夢。

有誰知道我的秘密呢？……

喔，這是我的寶藏，我想。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患了一種失眠症。

這其間，我覺得我的好夢漸漸也沈重了。

唉，徒然地！我鎮夜裏撫抱着你，我的錦囊呵——你，如同一個孤兒在受難的寡母的懷裏。

「嘻嘻！」我聽到這種怪聲，似嘲弄，似侮蔑，又似恐嚇，在深夜中，在昏黑的靜寂裏，當我展轉着，被苦惱的思想蹂躪了我的睡眠的時候。我聽着，而且睜着昏瞶的眼睛——睜着，睜着，竟使瞳子裏迸出了怪異的燐光，而這時便瞥見了一個冷酷而可怕的面影在暗中對我猶笑。

「呵，原來……」我並沒有叫出，卻憤然地跳了起來，而且，忘其所以，將我所懷抱的東西當作武器，擲向那——魔鬼！

大概是使勁過度之故罷，我昏倒了。在昏迷中，我還分明地聽到那尖銳的使人戰慄的聲音：「嘻嘻……嘻嘻！」

(21)

(22

我醒了——晨光喚醒了我。我惘然地爬了起來。但是，令我出驚了，在離床一丈多遠的地方我發見我一向秘密地保存着的那錦囊顛倒在那裏，而且破了。所有的好夢都狼藉在地上！我慌忙地走上前去——將它們重新收拾起來罷？伸下手去，……輕輕地……輕輕地——呵！天哪，怎麼這都已變成了死灰呢！

罷了！罷了！

悲哀產生了惱怒。我便毫不顧惜地將這些廢物掃了去，傾棄于街頭的垃圾堆裏，而且，咬着牙關，將那空袋兒撕作無數塊。

吁！……

三 五分鐘

不要老是這樣地瞧着我，你那巧媚的眼光簡直像從蛇的口裏吐出來的舌頭！我怕。現在，請熄了這電燈，讓黑暗深深地擁抱着你和我在一塊兒。是的，你必須依我，而且不要作聲，只五分鐘，不，便是一分鐘罷——這樣——好了……咳，你這胸脯！滿滿地包藏些什麼？女性的詭秘？青春的妖異？喔，這魔術的洪爐，它熔解了岩石似的鬱積！這奇蹟的海，它吞

沒了一切的思想！讓我深深地沈下去，沈下去，如同拋棄了的石頭……我一點也不動彈了，你瞧！而我的靈魂却好似攢出了無數的根來，蜿蜒地——不，他簡直像一隻豺狼正放肆地舐着你的肉呢！哈哈，我委屈了你。不要掙扎，不要掙扎，親我的嘴罷……怎麼！怎麼！你耐不住了？有什麼氣息？——酒的氣息？煙的氣息？毒火燒着我的心的腥臭的氣息？……唉！原來外面又叫喚起來了。

（注）這末一篇，本來在莽原上揭載過的，這回因為稍有增改，便再行發表于此。

波 斯 故 事

實價四角半

章鐵民譯

章先生已給了我們一本極
有趣極有價值的書，少女日記
，使我們十分欣幸。現在他又
給我們一本同樣有價值且更有
趣的一本書，波斯故事，我們
再來得些欣幸吧。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漢口給我的印象

李宗武

九月十六日，離開上海的。因沿途的耽擱，到漢口已是十月一日（一九二七年）了。

天有點微雨，景色很是慘淡，我原來想去住旅館的，反正終是這樣倒霉了，多化些錢，有什麼呢！但是同行的S君，邀我同住中央日報館舊址，我也就搬進去了。安置了行李以後，便獨自拿了傘，到後城馬路去溜了一趟，這還是第一次觀光。

中央日報的工作，早已停止了，但編輯先生們還多數住在裏面，而且吃飯的規則，也還是依舊——就是省略早餐，增加半夜飯。而菜蔬中的辣味，則十分濃厚，這大概是兩湖特點之一吧。

○

第二天，承一位朋友的好意，邀我上W大學去教書，但是，我只能謝謝了——非但一本書沒有帶來，因天氣的關係，連衣服都發生問題了。

那知，這天晚上，S君說，他決定暫不離漢，要辦什麼通訊社，還是官辦性質，經費當然有把握，而且我不離漢時，外國新聞一部分的事情要我幫忙。我也倦于奔波，深願習得小

(25)

(26)

休，便答應了。而且毅然買了幾件應時衣服。

○

工作總是在每日下午四時以後的，終日無所事，感到說不出的無聊，于是想買幾本書閱讀了。可是，書鋪子很少，簡直不容易找着，即使找着了，也沒有我所要讀之書，所有的大半是張競生博士的「性論」與「性史」之流。如性藝，性友，性生活，性愛以及性的研究等等，總之，關於這一類的大著，是應有盡有的，可惜我沒有錢買就是了。

書鋪子雖然很少，但是「雅室」很多！我對於「雅室」，曾經有過誤解，這是很抱歉的。最初，我以為這是可以暢飲香茗的雅座吧，然而那「雅室」單從表面一看，似乎直覺的可以感到並不很雅；甚至簡直有點兒討厭。後來才發明這「雅室」原非茶座，乃是公開吸鴉片的鋪子，「雅室」者，吸鴉片之室也。

○

一個星期以後，因某種關係，我搬入了一座很體面的三層樓上住了。樓前有一個很寬廣的平台，晚上可以靜坐賞月，早起，還可以跑跑步或做幾節早操。在此一個月以前，我曾在上海蒸過「狹的籠」似的亭子間，所以先後比較，這時似乎很滿意了。所麻煩的，是門口站

崗的衛兵，我每次出入，都要大聲叫「立正」，自然，這在他們，是對於一切職員的一視同仁的敬禮，但在我終覺得異樣的抱歉，原想隨便出去散散步，因怕叫「立正」而竟不出去的時分也有。有一天，我公開地對他們說了：「此後我在此出入，請互免敬禮。」他們微笑的答應了。于是我的出入，大為自由。

○

過了一個多月。S君驟然離開漢口了。通訊社事勢完全由我與老鍾負責，自此，我儼然地排入新聞記者之列了。頗熟識了幾個新聞界中的同志，國聞社的Y先生，是一個敬虔的老者，淺紫色的面孔上，劃着十分濃密的一字鬚，走路是一步一步很端詳，說話是一句一句很清晰而謙遜，據說是漢口的新聞記者，算他資格最老了。有一位某滬報駐漢記者N君，圓臉孔，大耳朵，很像該過三百畝田的鄉下富翁。在或方面看來，很有些像我的老友丁衣仁，不過他的行爲，不像老丁那樣滑稽，而且也不像老丁那樣喜歡高聲唱大面罷了。此外還有一位常常來往的後藤君，是日本某通訊支社的社長。完全孩子脾氣，不過二十五六歲，短小的身材，赭色的面皮，眼球向上滾時，額上的皺紋很深，他的特別脾氣，是喜歡抱着藝妓喝酒，他不像普通一般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思想很超然，他評論中國時局，我覺得很得當的。

(27)

(28)

至于報，那就較爲難說了：新民報，是對蔣總司令特別忠實。商報，是專鈔上海報的電文。公輿報，則消息太少，編印也太呆板。新聞報雖說銷數最多，然而實質實太模糊。楚光日報，短小精悍，可惜後來關門了。民國日報記者，多有實力，算最出色，此外有過短命的長江日報，平民日報，那是都要令人笑落牙的東西。

但是，有一件事倒值得記憶的。即漢口出過一種「白日週報」，內容意外的好，他們評論國內外的政治，都有獨得之長，尤其是有一位宋X君，他記載國際事項，很有系統，偶有評斷，更爲精彩。

○

潤人到漢口，招待新聞記者，那是照例須有的事。我自然也常常是被邀請者之一。有一次，有一位T軍長在惠爾頓西餐店招待新聞記者，我也忝在末席，開始吃牛尾湯以前，軍長很恭敬地站起來說：「希望諸位指導指導……」次敵軍所過的地，凡一千餘里，曾受各地紳豪熱烈歡迎。敵軍隊伍，均能嚴守紀律，雖有時也不免奸淫擄掠等情節，但那是偶然的。至于擄掠一端，實亦極可原諒，因欠餉太多了。姦淫，似乎不十分應該，但是……」最後仍鄭

重的說：「務請諸位多所指教。」

○

約摸是十二月。總之，天氣很是寒冷，我和T君爲着要接洽一件公事，去見一個巨頭。明明知道見巨頭是很乏味的，但是責任所在，無從免避，于是拍拍胸去了。到X機關的傳達處，照例掛號登記，等着請見者，約在三十人以上，看起來，好像都是闊老，其中有兩個是女子，頂上圍着狐狸皮，十分縹緞。等了二十分鐘，引見的人出來說：「正在開會，不能見客，除掉兩位女先生。」

○

C律師突然做了特別某區署長以後，在跳舞堂大規模的請客，中外來賓約百餘人，記得一共有十二席之多，一方演戲做幻術以表示歡迎。他視爲特別重要的幾位外國人，則分別與之握手，並懇切的說：「How do you do?」之流，如此如此以後，隔了不過一天，漢口的英文自由西報載特某區英董事，通過X條例若干條，其中有一條是：特某區署長之更換，須得英董事之同意，否則雖中國中央政府之命令，亦屬無效。我把這節給T君看，T君喟然歎曰：「請客之益大矣哉。被請之後，雖洋大人亦不能無動于中，其關係于飯盤，若是其甚

乎！」我默然。

一九二八，四，三〇。于雨花臺旁。

魔鬼的舞蹈

出版了!! 于賡虞著

這是一部散文詩集。作者從自己苦厄的經過裏，將生之靈魂的顏色，靜調表現在極哀婉，美麗的文字裏。有時這宇宙像是墓墟有時地獄好似天堂，裏邊有着慘慟的幻變。人，都有一個生命，其意義建設在自己生活的狀態。作者在生命之旅途上，因感受創痛過深，有時究不惜使人類，神祇毀滅於他的寶劍！在這集子裏，作者從頹敗的慘叫裏，顯示着極沈痛的生命，但這生命有激烈的破壞的熱情。

北新書局出版 價實三角

疑塚

姚振

枕好腦袋，

蚊帳蒙着床板，恰似棺材！

我每夜這樣的想着想着，

直止到我作死去的熟睡。

但當我未到死去底睡眠，

怎樣不自由地必要去翻翻腦海裏的舊磁水，

明知我的磁水簿是悲哀的，慘痛的！

已說過不自由——不自主，偏偏一葉不脫落的檢點。

血管是緊張到十二分了！

腦海是沸騰，白熱皮了！

肺臟是已失代謝作用了！

不！似乎這是死前的一秒一忽，

(51)

却總要把我的過去默憶一回。

夜鶯唱起最後的慰歌來了，

他的哀音正像出殯前鈍滯而含餘痛的鑼聲！

空庭裏脫脫地跌落着的紅木棉花，

白天我是當作新被割下的血心；

晚上却變做自己摧殘了的生命！

一切的愛我者，

一切的憎我者，

永別了！我必當赴森羅殿前的燕筵，

當和你們再無些許瓜葛的牽聯。

啊！這却無用，他們都在夢中找尋着，

甜蜜的愛人，賞心的樂事，

雖有時兩手也會觸到一隻冷慘的白木蠢貨，

但也決不疑心這是一個可憐的我！

脆弱的心，已是再不能支持如此的灼燃了

說是酒可以澆心頭的塊壘，

我的襪腳後并無一杯白水！

真令我憎惡，真令我咒詛！

世界是一個粗木造成的牢獄！

我欲看檻外的風光，

高牆直圍到天涯。

世界是一個靈櫬的外槨！

把春天隔住永無消息。

我并懷疑一切，連地球也不自動。

我雖無幸運在她的搖籃裏濃睡，

(33)

疑 塚

(34)

至少也應該緩緩地送我歸最後的死鄉！

我并妒忌一切，

電燈是霹靂的前身！

月亮是盜油的小鼠！

雖引誘我一時的流連着，

苦海還未淪燈台；

我却毅然用智慧的刀，把他砍斷截息！

那麼，我當暗暗地叫一聲死座前的主，

我是沒有掛礙了，

只叫這夜鶯送我離開這冷酷的世界，

這樣就好了！

寫于十七年黃花崗紀念節，廣州。

隨感錄

一三三 裏面的話

何志

新官僚，新貴人的架子也擺得十足。同你談起話來也一樣的打官話，裝腔作勢。誰敢保證他們不是舊官僚的化身？

上了台誰都會揚眉吐氣；下了台誰都會發幾句牢騷。

同志之間你說我某派，我說你某派；你罵我走狗，我罵你走狗；這與妓院裏的姊妹們鬥起嘴來，你罵我不要臉，我罵你不要臉有何分別？其結果則派別日多而走狗亦日多。

西方不如意，可以跑東方；北方下了台，南方又上台；這是不是投機份子的行徑？

自己躲在台後當名流，却要暗中推舉人上台去張羅一切，尤其是要覬着那有實利處下手。這究竟是舉賢讓能主義？還是實利主義？抑或者是名流主義？

自己受到壓迫的時候可以辦報，可以作文章來作防禦戰。可是小百姓受到壓迫的時候怎樣辦呢？

(35)

當孫傳芳渡江、南京危急的時候，有人看見逃難的達官貴人之中，有的連銅床都在那車上擁擠得人無立足之地的時候連走了。這可見黨官之中有的不僅人要逃命，連銅床也要逃命的。這倒是開我見識不少。嗚呼！好同志，好銅床！

只因自己想做官，却不能不昧着良心去擁護一個新來的貴人，還要口口聲聲的稱他爲好同志，說他是從前革過命的。可見「有奶便是娘」主義，永遠是做官秘訣。

投機，腐化份子一得志的時候，第一件法寶是把反對我的都編成「右派」「陰謀派」與「反動派」與「腐化或投機份子」，這是要你背時倒楣的話；如其要你的命，那便是「共產黨」了。正在清黨的時候，這便是天字第一號的罪名。我並不是說得志的都是投機，腐化份子（好同志自然居多）；反對的就沒有共產黨在內；我也不保證得志的同志即不厚誣反對我的同志。不過在得志的投機，腐化份子之中，這確是他們的第一件法寶。

中國有一件永遠不會被革命革掉而且無論何時都很時髦的東西，就是官銜與自己的姓氏連結在一起。這比自己的老婆還靠得住，永遠不鬧分離。只要你做過總長的，永遠有人稱你爲某總長；做過校長的，直到學校沒有了，還有人把你當某校長稱呼；同樣，今之大委員先生們，大致也生生世世可以被人稱道弗衰了。甚矣！官之不可以不做也。不然，不爲生前

計，寧不爲死後的墓誌銘計耶？

一七，四，三〇，東京。

一二三四 捷報

招 魁

這當然是捷報之一，同屬圓顛方趾，理宜表彰以正人心，欲知事實請看申報五月一日這一二條專電：

宜溧匪禍紀聞

匪首葉老道已梟首

無錫 宜興大刀會現有千餘人，匪首葉老道，昨日下午被捕。（三十日下午十鐘）

無錫 大刀會被軍隊於張師橋亭地方圍困，葉老道士被獲後梟首示衆，據稱當時軍隊用黑羊三四只黑狗六七只，以破妖法，被獲之大刀會匪身上，多穿鐵馬甲，內藏護身符，土匪現退皖浙邊境。（三十日下午十鐘）

(37)

彷彿這是北伐以來的好兆頭，至誠感人，兼可以感生物——脊椎動物的哺乳類自然可以，即單子葉植物也未嘗不可以的，因爲都是生物。想到此，頓悟頑石點頭之理，而今而

(38)

後，即無生物亦可以興矣。古往今來何莫不然？記得兒時所看過的三國志演義開頭第二章也有這麼一回事，一併錄呈以掃匪氛而蕩妖氣，大家幸甚，個個人幸甚，紅槍會委員聞之可以斂迹矣。

「……這裏朱雋進攻張寶。張寶引賊衆八九萬屯於山後。雋令玄德爲其先鋒，與賊對敵。張寶遣副將高昇出馬搦戰，玄德使張飛擊之。飛縱身挺矛，與昇交戰，不數合；刺昇落馬。玄德麾軍直衝過去，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作起妖法，只見；風雷大作，一股黑氣從天而降，黑氣中似有無限人馬殺來。玄德連忙回軍，軍中大亂，敗陣而歸。與朱雋計議。雋曰：彼用妖術，我來日可宰豬羊狗血，令軍士伏於山頭，候賊趕來，從高坡上潑之，其法可解。玄德聽令，撥關公張飛各引軍一千，伏於山後高崗之上，盛豬羊狗血并穢物准備。次日張寶搖旗擂鼓，引軍搦戰，玄德出迎。交鋒之際，張寶作法，風雷大作；飛砂走石；黑氣漫天；滾滾人馬，自天而下；玄德撥馬便走，張寶驅兵趕來，將過山頭，關張伏軍放起號砲，穢物齊潑，但見空中紙人草馬紛紛墜地，風雷頓息，砂石不飛。張寶見解了法急欲退軍……」

按在當時大約無疑是朱同志的方略，但目下宜興一役又不知是那一位忠實份子所計畫的。可惜專電略而不詳，未免令編國史者感到材料太少，最好請政治部作一詳細報告了。首

都勾魂之說已息，想來是有黑羊黑狗代替了吧。謹此學學自由談的體裁，說道姑誌之，以待XYZ之研究。

戊辰季春中浣於歇浦老番地界

一三五 「歡迎」，「准」和「抗議」

陸

據說香港罷工是共產黨從中破壞中英的邦交，不是中山先生定下的策略，現在共黨已清，先得恢復兩國舊日（大約從陳炯明溯上去）的邦交。於是有人罵爲帝國主義治下的香港，與有人稱爲革命策源地的廣東打成一塊；於是兩塊地方的主人，你歡迎我，我歡迎你，親愛到了不得。

只是那樣歡迎，歡送，歡下去，倒是鬧熱，親愛的。但是我們貴國廣東是不肯隨便的，還要顯出莊嚴，還要講究外交。於是只能說「准」：四月份的申報載：『路透社二十四日廣州電：當局現「准」英水手（兵）入城，按禁入已三年于茲。』

然而，英國方面倒是因爲交好而很隨便：四月的申報又載：『十八晨虎門沙角砲臺空中，發現英國飛機。當局以其有違公法，已函外領「抗議」（二十一日下午五鐘）。』這樣隨

(39)

便，或說是這樣親熱，又惹起我們貴國廣東當局的「抗議」了。

親愛的友邦呀！要親愛，什麼都可以。但親愛得大顯，大隨便，是不成的，還得「准」，還有「抗議」。

(40

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于上海。

再
版
文 學 概 論

潘梓年著 實價五角

這書的銷，大部分是被採去做課本的。的確，用這書做課本頗為合宜。現在再版已出書了；據作者說，這是完全因為他自己覺得初版的錯誤太多了，所以校正增改以贖前衍的。這書的修正本，確比初版時增加了不少的材料。用為課本大概是更適宜了吧，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出 版

周岸登「反日」艷體遊仙詩

金德嘉

三月二日駐廈日領坂本龍起曠使他的私設在廈門梧桐埕的非法日警部多人，半夜裏在中國本土之內的廈門拘捕去四個給國民黨服務的高麗人，曾經惹起閩南民衆的熱烈的反抗與交涉，成了這次爲「三二」案的反日大運動。

這般熱烈昂激的民氣，竟冲破冰冷而且殭硬的廈門大學的醉生夢死的洋博士，學者，怪古董，馬面，牛頭之流的教職員而起來組織了個「厦大教職員反日外交後援會」。於是這會裏發起宣傳，宣傳自然要出刊物，出刊物自然要稿子，要稿子——哦，於是乎那個怪古董——或者可說是「活鬼」——的反日艷體遊仙詩便出現了。

(41)

這篇反日艷體遊仙詩一出來，可惜洋博士們都是看不懂，莫明其妙。——不，便是前時的詩聖，或者現在的詩哲，也許爲難哩！——他使憤憤地對別人罵起陳獨秀的文學革命的罪孽來了。他說：「陳獨秀之罪，是萬死莫贖的！什麼新文學……屁文學！」怪古董這時的義憤填膺，却好顯出一具怪難看的肉慾過度的鬼臉。「……沒有古典，還有什麼「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唉！唉！唉！」

周岸登「反日」艷體遊仙詩

四一

(42)

的作家周岸登。

再者，我還先給這個怪古董登個廣告，他便是爲熱風作者所佩服的勇於發表的學術雜誌

現在且把那肉麻的反日艷體遊仙詩抄錄於下，並加點怪古董自己的口頭注釋。

(一)

紫翠庭虛(一)謫上真，麻姑一笑海翻天(二)。穿針誤乞黃婆拙，引綫愁招白黨噴。

屢以玫瑰(三)嬌欲滴，染將韞韞(四)血偏勻。東飛伯勞(五)無消息，休怨犁軒(六)善眩人。

(二)

唇氣遙連毘舍耶(一)，散仙(二)遊戲機靈槎。依稀毛女歌瓊柳，忽見天蓬舞藥叉。

三界宣傳囚鐵拐，十洲無路採靈芽。虛皇(三)掩袂星官(四)泣，羞落樽桑映日花(五)。

(三)

風鬟霧鬢(一)慣婆娑，斗攬龍宮(二)起怒波。驕盡投壺猶電笑，醉翻仙杖舞天魔(三)。

嬌銜鳳佩爭禁得(四)，淚損鮫珠可若何！廣樂九賓方夢囈(五)，無心俯聽汜人歌(六)。

(四)

牽蘿補屋(一)亦堪憐，紫鳳天吳倒復顛(二)。玉不練顏煎貝母(三)，方難換骨撻頑仙(四)。

侍兒(五)枉製春愁曲，帝女(六)新參忍辱權。報道玄君開宴早(七)，偷彈錦瑟感華年(八)。

註第一：(一)指中國無元首無君主。(二)麻姑指日本，出典於李商隱詩。(三)玫瑰指英國。(四)韎鞮也指英國。(五)伯勞，外交官也。(六)墜軒指地中海，典出漢書。

註第二：(一)毘舍耶，臺灣故名。(二)散仙，指臺灣人。(三)虛皇指中國沒有皇帝也。

(四)星官指外交官。(五)你日本看見我們這樣，你也要害羞呢！

註第三：(一)風鬟霧鬢指日本領事。(二)龍宮指日本政府。(三)言軍艦威嚇也。(四)反日糾察隊這樣激烈，有些赤化嫌疑，既然給日軍艦捕去，吊在軍艦上給日本的海軍廝打，也是應該的。這有什麼法子呢？(五)(六)指列強不講公道話。

註第四：(一)說現在的虛皇糟糕得很，虛皇便是國民政府。(二)說賢人不遇也。(三)言「跋前疐後，動輒得咎」也。(四)頑仙，指中國。因為革命的越革越糟也。(五)皇帝有妃，我們也有小老婆和婢女的。(六)帝女指國民政府的委員，這些委員在學生時代的氣概是利害得很，但一做到委員，也就能忍辱含垢了。(七)說和平會議不要開得太早。(八)這句我(抄錄者)要把他註一下了，因為這句他只含

笑一指，沒有說到華年到底怎樣「感」。感什麼？我想：大概是感到華年做官老爺的有趣味，譬如刮地皮，殺罪犯，嫖娼妓，討小老婆，做詞，做賦等等就是；而今只不過做個大學校教授養養老，雖然還帶了個比他兒子還年輕的小老婆睡覺。

迷 羊

郁達夫著
實價五角

再 版 !!!

據作者在後叙裏說，這是書中主人翁的一部懺悔錄。何以題名為迷羊，則請讀後叙裏的一段話：『我們的愁思，可以全部托出來，交給我們更偉大的牧人的，因為我們都是迷了路的羊，在迷路上有危險有恐懼是免不了的。只有赤裸裸地把我們所負擔不了的危險恐懼告訴給這一個牧人，使他為我們擔負了去，我們才能夠安身立命。』至於本書的價值，留給讀者來下判斷吧。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北新書局發行

通信

編輯先生：

吾友某君，新從『山國裏』的廣西跑到上海，我得到他到滬的消息，就到某某旅館去訪他，和他作半夕談。他口中所談的種種，十分有趣，我是十分高興，連睡魔都給我驅逐了，睡也睡不着。眼清清地回味他所談的有趣味的事，待我來寫給貴刊，或者也可以充充貴刊的篇幅，博得閱者一笑。

『山國裏』的廣西，中國人似乎是忘記有那一塊土地。其實她有趣味的事情多得很。原來廣西早已革起命來了，革命那是要有『同志』的，『同志』之多，恐怕那一省都比不上廣西吧？不信，請看！軍人是『武裝同志』，從前口口聲聲說要『打倒』的貪污土劣變了『忠實同志』，同志！同志！好同志！這些同志是大中華民國普遍的現象，不必去說，最特別的是有了『女同志』。說到這裏，請讀者耐心等待一下，萬萬別罵小子看輕女界，不配做『同志』。尤其是要請女界讀者別發雌威，罵我是侮辱女性，如果這樣，小子寧可不說。在革起命來的中國，男的革命，女的革命，他革命，她也革命，他和她稱着同志，那是千該萬該，

(45)

(46)

沒有不該。可是，『山國裏』的『女同志』就特別了。怎麼樣特別呢？說起來，小子也要十二萬分佩服廣西的同志們，革命工作做得好，做得澈底，做得有成績！沒有說到本題之先，不得不敬向那些革命同志們致一個『革命的敬禮』！

去年的五月一日，說是『革命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全省『廢娼』。廢娼是人道，是道德，是提倡婦女界的人格，那是沒有半個人敢說不好的，廣西革命，真可以為全國倡，在這一事而論。政府命令，當然是切實執行，或者是雷厲風行，刻不容緩。於是，那些鶯鶯燕燕，就不能不收斂脂粉，珍藏琵琶，連夜出境的出境，貶價從良的貶價從良，娼於是乎廢。嗚呼，倚歎盛哉！然而，這未免太殺風景了，一般男性同志，就有些『不勝今昔之感』，革起命來，就有些不『緊張』而弛緩了，總之，革命工作，沒有以前那麼上勁了。這大概是太感得乾燥乏味了罷？馬上就想出一個補救的方法，這方法又普遍的實行起來。這方法是什麼呢？自然是應時勢的要求的『女同志』了。從前那些：『××姑娘即到某旅館或某酒店×號房間賄酒……』的條子，馬上改印了：『敬約××同志即到……清談……』了。旅館茶房，酒店堂倌，艇家婆娘，他們招待客人，從前是一聲『先生，叫不叫姑娘』？而今呢，是『先生，請不請女同志？』我們的『武裝同志』，『忠實同志』，一楊刮子什麼同志們，從前見

面招呼，是『喂！叫不叫貨子？』（粵語：娼妓叫做『貨子』。）而今呢，變調兒了，是說『請不請女同志』了！女同志！女同志！只要一到港梧輪船，就可以聽見人們是這樣談，女同志，豈不是『同志』中的特別同志嗎？這是『山國裏』的廣西的革命革得進步，可以爲全國倡，首先產生了『女同志』。自然，這一件特別值得大書特書的特別事，是和『禁煙督察處』的專賣鴉片後先輝映，爲革命史上放一異彩！

再有一事，是關於『山國裏』的廣西的『閉關政策』的，順便一述。赤化暴徒在廣州實行殺人放火以後，廣西馬上閉關。在西江雞籠洲築起木排，凡船隻入口，都要經過嚴密搜查，旅客不論男女老幼，一律要離船站到木排上，聽候搜查盤詰，有赤化嫌疑，當然是有得安身立命之地了。沒有嫌疑的，就要爲『鋪保』，才能上陸。旅客找鋪保的信件要由兵士親帶到店鋪去蓋章，才得上陸。沒有鋪保的呢？牢獄裏沒有他立足地，只能在河面的木排上捱飢受寒。有錢的花六角錢可以買一碗飯，沒錢的就讓肚裏蛔虫起革命。因此，就餓死了三個鄉婦人。忍耐不得的，身上有錢就再搭船向廣州跑，到廣州碼頭又有不少給拘捕去了。這應該歸罪於那一個呢？那自然也是歸於赤化暴徒了！

(47)

(48)

述完廣西的趣事，待我述一下香港。關於香港，貴刊一五五期魯迅先生的『再談香港』和四卷第七期陳仙泉先生的『行路難』，說得詳詳細細，似乎不必再說。但以我所聞，或者也足以補充魯陳兩先生的不足。小子在香港也住過個把月，那是在赤化暴徒未在廣州殺人放火以前。閒談中據友人說：『香港皇家的走狗和碧眼兒的探子，只要有錢，是容易對付的。某人是做××工作，給他們搜查出來了，他身上有百零塊錢西紙，悄悄地向他們手上一塞，就得沒有事走脫了。但皇家走狗的中國同胞比較容易些，因為他們得了錢什麼火氣都沒有。若是遇着碧眼兒的探子，那你就得挺硬屁股給他踢一脚，因為他接了錢又要發脾氣。說着不純熟的粵語：「唔（不）關你事，走！」就要向你屁股踢一脚的。這一腳，踢來，算是他發出的大赦令，你千萬別再出聲，只可以快快的跑，就沒事了。』

以上是小子在香港時聽見友人談及的。現在再述一下由『山國裏』的廣西跑來的友人的言談，他說：『廣州暴亂以後，逃難到香港的非常之多，香港搜查也特別嚴，尤其是做皇家走狗的中國同胞，真是氣燄萬丈！我由梧州搭船到港，到碼頭時，因客擠不便，就在房間暫候，以為待人靜些再上岸，容易一些。誰知方披上大衣，就有兩三個中國同胞大呼大罵，真似瘋狗一樣，他們不說搜查，也不說要怎樣，開口就大聲說：『你是不是共產黨！』後來就

是翻箱倒篋亂查一陣。好笑，我明知他們要想共我的產，我偏任他們查，他們沒法想。到港去訪在港的朋友，適值他們的住處方被檢查過，說來倒有趣，一個碧眼兒和幾位中國同胞，對於他們真是無所不問，最後檢查來往信件是中國同胞所為，來往信件中都有不少「蜜司運動」字樣，這使中國同胞有所藉口，說這是亂黨的隱語，辯解好久，都沒有結局，最後還是中國同胞恭恭敬敬地向碧眼兒請教，碧眼兒打着西話：「蜜司運動」什麼地方都是有的，不要緊。這才沒有事。」

唉！「行路難」！我想不只是香港，這個年頭兒那裏有容易行的路呢？有愛人的只好日夜把住愛人在房裏睡覺罷！

壽子，一九二八年，二月十日清晨草於上海。